

图文版



MY FATHER DENG XIAOPING

邓榕 著

我的父亲

邓小平 上卷

我的父亲

邓小平

图文版

邓榕 著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邓小平:图文版 / 邓榕, 邓林著. —2 版.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73-3553-8

I. ①我… II. ①邓…②邓…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①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0536 号

我的父亲邓小平

著 者 / 邓榕 邓林
责任编辑 / 张文和
装帧设计 / 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mm 16 开 53.75 印张 40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3553-8 定价:160.00 元(全三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言

1950年1月25日深夜，我在重庆出生。乍才落地的我，轻轻一啼之后，就阖上双眼熟睡而去，浑然不知生我者谁，更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中国大地，刚刚进行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性革命。国民党以损失八百万军队的代价，风卷残云般地溃败而去，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诞生。

世上发生的变革是惊心动魄的和无比宏伟的，而我的出生则毫无可以记取之处。母亲第一眼看到的我，又小又瘦，一头稀疏的黄毛，于是，给我起名叫毛毛。我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年半以后，又多了一个弟弟。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加上从乡下老家出来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便组成了我们这个家庭。

我生于一个特殊的环境，长于一个特殊的环境，我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许多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我身边走过，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在我周围发生，在我这并不算长的生活旅程中，所见所闻所记所知已经太多。知忆既多，思绪既深，久而久之，便萌发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愿望。我之所知虽然有限，我之所见虽然浅薄，然而我要记录下来的，却都是不应被忘怀的。

特别是我的父亲。

他原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后改名邓小平。他16岁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去西方寻求实现理想之路，18岁便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和

救国救民大业。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过地下工作，作过军事指挥官，作过政府要员，作过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的历史长卷，有一页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他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但是，作为他的女儿，如果我不把我所知道的记述下来，我将愧对历史。今生今世也许我会一无所成，但如不完成这一夙愿，我便会遗憾终生。

在这本书中，我要记述的只是一个人，但他代表着他们那整整一代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我所记述的只是一段历史，但它却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我要记述的只是过去，但我深信，人们会从对过去的思索中获取教益，而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勇敢地去开拓未来。希望我的拙见拙笔，能给后人留下一分印象。

万物都有起源，故事都有开头。要写邓小平，就应该回到他的故乡——四川。

引言	001
1 巴蜀情	001
2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004
3 族宗寻迹	008
4 我的爷爷	013
5 父亲的少年时代	020
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23
7 万里求学	028
8 从俭学到勤工之路	033
9 在哈金森工厂	039
10 革命历程的起点	044
11 党的锤炼	050
12 告别法兰西	057
13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060
14 西安——武汉——上海	065
15 二十四岁的中央秘书长	071
16 张锡瑗妈妈	077
17 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	080
18 举行百色、龙州起义	088
19 国事家事伤心事	094
20 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	101
21 从上海到瑞金	117
22 瑞金与中央苏区	121
23 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125
24 “邓、毛、谢、古”事件	132

目 录

CONTENTS

25 《红星》报的主编	139
26 长征序曲与遵义会议	143
27 红军不怕远征难	149
28 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55
29 西安事变前后	161
30 走上抗日战场	167
31 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73
32 浦琼英到卓琳的道路	182
33 在太行山上	190
34 艰苦岁月	199
35 走向恢复和发展	206
36 神圣抗战的胜利	215
37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221
38 全面内战的爆发	229
39 突破黄河防线	238
40 千里跃进大别山	243
41 逐鹿中原	251
42 大决战	263
43 打过长江去	278
44 向大西南进军	291
45 西南局第一书记	296
46 高饶事件前后	299
47 八大的光辉	307
48 从“大跃进”到七千人大会	312

1 巴蜀情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古为巴蜀之地。四川的文明史，真可谓古老而悠久。距今 200 万年前，便有人类的祖先在那里繁衍生息。

后来，在现在四川的东部和中西部，形成了巴蜀两个小国。战国后期，巴蜀两国间发生矛盾，其时正值北方强国秦国兼并天下。秦惠文王挥军先行伐蜀，继而灭巴。公元前 316 年，巴蜀正式并于秦国。不久，秦便在今重庆附近和成都地区设立了巴蜀二郡。从此，巴蜀之地乃归于中华大统。

四川得名于宋。宋置川峡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到了清朝，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四川物产丰富，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四川人杰地灵，李冰父子、司马相如、李白、杜甫、刘备、诸葛孔明……巴蜀这一历史舞台上，从来就不缺少文人名士、英雄豪杰。



都江堰横卧在四川盆地的万山叠嶂之间，滋润着这片人杰地灵的厚土。

因此，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四川的，连一些外国人也知道四川的大名。但是，说起我们的家乡，广安县，就是大有名之中的小无名，真正的鲜为人知了。

我们家的人都自称四川人，只有对四川人才会自称广安人。广安在四川省会成都以东 200 多公里，长江重镇重庆以北 100 公里处，这里是成都平原的边沿，属丘陵地带。土地不算贫瘠，但并非富裕发达之地。所幸一条渠江浩浩荡荡穿流而下，纵贯全县。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賸族人。賸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战国时期，广安已属巴国，由于其先人为賸族人，于是在此设有賸城。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改宕渠为始安，隋复賸城，唐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据此，应该说，我们的家乡广安，得名于宋，而该地居民则应为古梁州賸人和汉水巴人融合之后。有人说我们的祖先是湖北人，可能就是根据巴国是由汉水入川而言的吧！



1925 年的四川綦江县饥民惨状。

在外人看来，广安不过如此，并无可以大大称赞之处。可广安人自己，则特以家乡为自豪。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就写道：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特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縠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广安除物产丰富以外，文化也不算十分落后。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景帝的时候，蜀郡郡守派司马相如进京受业，并还教乡里，自此巴郡设立文学。此后历经近两千年的时间，广安一直办学。到民国初年，除原有小学外，还设立中学一所。这样的教育水平，比起文化发达地区，自然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比之不如的地方实在也不算少。

有这样一个好的自然条件，按说广安人完全可以耕作自得。但是，偏偏天不从人愿，竟有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困扰着广安人的生活。一患为兵。从古到今，历朝历代，战乱频仍，广安人几乎没得一点安宁。二患为灾。广安地高河低，所以以旱灾最为肆虐。据记载，大旱之年，赤地百里，一望如焚。三患为饥。灾事频繁而谷贵，谷贵而民慌。居富饶之地，却沦为饥饿之民，实在可悲。四患为疫。这里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一人有病，一家相连；一村患疾，数乡共染。清朝同治年间，区区一个痢疾，竟然死人五千！

广安交通不便，闭塞了生存的环境。而这天上横祸和人世劫难，却更加阻挠着广安的发展。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无论天地怎样轮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勤劳朴实的广安人，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之中。

2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因此，直到1989年10月，我才和我的二姑姑邓先芙一起“回”了一趟广安。

其实，我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也从未在那里住过，但因为广安是我祖先的家乡，因此即使是第一次去，也要称之为“回”。

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这就是父亲的出生地，我们的老家。门前已修了水泥路，路两边种了花草，还种了芭蕉。当然，这些都是现在修的，是乡亲们的一点美意。原先，这门前的坝子，这路，则都是土的泥的，更不会有花草芭蕉。

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三面房子的中间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是一个平平的坝子。当年，一定有许多鸡鸭环游这房前屋后。听奶奶说，他们还养过几只鹅，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看家。鹅的叫声大，啄起人来也很厉害，却又不像狗那样凶狠，所以这里的人就用它护院。

在正屋大门的上方，悬有一个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

我跨进屋内，顿觉一阵荫凉。这几间屋子内陈列着一些照片，都是父亲各个时期的，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有八路军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解放后的。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50年代我们的全家福，那上面还有我呢！

有一间屋子里挂了一张不知谁画的父亲的像。画上的父亲站在那里微笑，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支烟。他的前面是盛开的鲜花，后面是浮云缭绕的高山。画的技术并不高明，但却带有乡土之气。画的两边有一副对子，曰：“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强万户欢。”这副对子的字绝不是出于名家，但意思却是出于人心。

左边的那排房子里，放着一张床，还有一个柜一张几，都是陈年的旧物。这床很特别，上好的木料，宽宽的床架。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



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建的故居陈列馆。

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木制雕花，当年一定很是好看。这个床如果是新的，再配上绸缎的床幔，一定相当富丽堂皇。只不过它现在已经黑了，旧了，不复当年风采。人们都说，这是我祖父祖母的床，说我的父亲是在这个床上出生的。不管是与不是，我想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能从这个床，这个柜，这个几，看出旧时代的轮廓就可以了。

父亲这个人，历来就不注重枝端小事。对老家的旧居，他从来就没有问过，更不愿让人家把这里搞成什么旧居陈列室。从解放以后，我的奶奶和其他亲属离开老家以后，这片房子就在土改中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大概有十来家人住在这里。直到1987年到1988年间，这里的人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有了钱盖了新房，才逐渐搬了出去。这样，这个房子才专门改为陈列室，供来人参观。有了楼房，谁还要去挤住在那老房子里，老房子自然就腾空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父亲绝不会允许人家把乡亲从他的旧居迁出的。

从后边的小门转出去，一眼就看到，老屋的房后，长满了翠绿的竹。这竹真茂盛啊，你看，地下已铺满掉下的黄叶，而竹枝上却依然绿羽苍翠。这竹大概已经在这里长了上百年，可是却永远显得那么精神百倍。我真想搬个小竹凳，拿上一把青竹扇，在这小竹林中坐下，静静地，静静地，听一听竹叶的沙响，闻一闻竹枝的清香，透过那茂茂密密的枝叶，去看太阳……

这不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我一点儿也不熟悉这里，却甚感亲切。我从来也没来过这里，却一到如故。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

在旧居的门前，挂着一副长联。这联用金色的字迹镌刻在门的两边：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联是四川著名文人马识途写的。作于公元1983年秋天。

我们在北京有一大家子的人，而在这故乡，却几乎没有什么亲人了，只有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名叫淡以兴。1990年，他去世了，不久，他的老伴也去世了。从此，在我们的家乡，就再也没有亲属了。

在老家，我们最后还去看了一下祖父的坟和祖母的墓地。祖父的坟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地里，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邓绍昌之墓。是丁丑年，也就是1937年立的。

祖母的坟则在一座山上，那里还埋葬着邓家的几个更老辈的祖母。这里埋葬的我的祖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姓淡，名字不知。父亲22岁的时候她便死了。她的墓碑是以她的儿子们的名义给她立的，其中还有父亲的名字。其实，那时父亲远在异国他乡，恐怕根本不知道立碑的事情。

那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以为祖母的墓地就是我们家的祖坟。后来才知道，我们邓氏家族的祖坟在另一个地方，要走很远的路，坐船去。我们家的老祖宗们可能都埋在那里吧。在旧社会，只有家族中的男子才能去祖坟祭祖，女子是不能去的。

祖坟，我是没时间去了，也没必要去。

但是，要觅寻祖先的踪迹，就要找到家谱。结果，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本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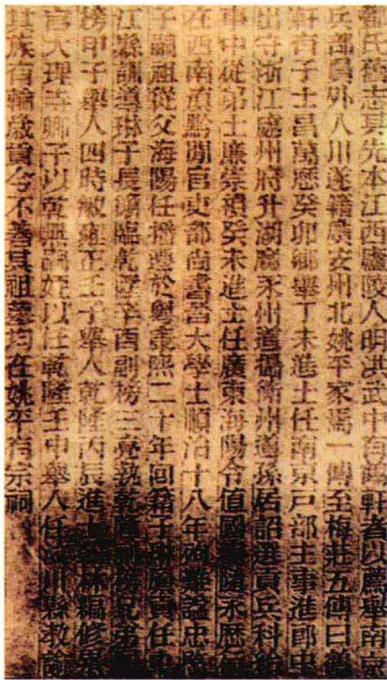
3 族宗寻迹

父亲几乎从不给我们讲他家里面的事。他离开家乡时只有15岁，对家里的事情和族中的掌故，可能本就知之不多。只有我的祖母，有时给我们讲一些家乡的故事。

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只知他叫邓文明。我的亲祖母姓淡，名字不详。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

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还有的说，邓小平根本就不姓邓，而是姓阚，名叫阚泽高。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邓小平姓邓，这其实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姓阚，完全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先生，名叫李璜，他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不叫邓小平，而叫阚泽高。他的这一席话，曾经误了不少的文章。有一个时期，竟然许多人真的当成这么一回事了。有一回，



《广安新志》册二卷十一中的“氏族志”记载的邓氏旧志。

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知道吗？有人把你的祖宗都改了！”

父亲从小到大，名是改了几回，但姓却真的从未改过。

我们家，不是邓氏的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

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上面写明：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这就是说，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作了个叫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被派到四川的广安履任，从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位鹤轩老先辈一人知晓，可能又未曾告诉后人，因此便失传无考了。

一个家族的家谱，都是由宗亲子孙编撰的，自然要多写点光荣历史了。再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谁知道这个家谱的真伪。于是，我就去找了一套广安县的县志，以资验证。

在《广安州新志》的册二卷十一中的“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之确凿了。不过，当我翻到《广安州新志》卷首的



清朝用于公布殿试结果的大金榜。

“历代撰志人姓名”时，我发现，清朝乾隆广安志，是在乾隆三十四年由“廷尉邓时敏重辑”。这个邓时敏，就是我在本章开头时提到的那个邓家名人邓翰林。既是邓家子孙参与了县志的修辑，就难免有对其祖先多加誉美之嫌。况且，邓氏家谱，大有可能也有这位邓翰林的墨迹呢。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发现了什么关于广安邓氏起源的新说新证，那也不足为怪。

目前，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就暂且以家谱和县志作为依据，追寻一下我们这个广安的邓氏家族，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的步履踪迹。

兵部员外郎，是一个小小的官名，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科级干部吧。不过古代的官阶，远不如现在这么多，因此，其职权可能又比科长略大一点。据《辞海》注释，员外郎这一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即现在的“编外干部”。所以这个官位，虽不算“芝麻官”，却也并不显赫。我对于古代官制的知识寡少，因此邓鹤轩这个兵部员外郎如何被荐举南京兵部员外郎，又如何入川，的确不得而知。以后哪位有识之士如有兴趣，加以补注，便真正地感激不尽了。

《邓氏家谱》中，以邓鹤轩为一世祖，明代一共计有九代。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

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所说的邓翰林，即邓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退，雍正



今日广安。